

西医热病总论

西醫內科大熱症總論一書，乃醫學切要之書也。查中土熱症有出痧、出疹、出麻各名目，即在小腸壞熱症及能傳染熱症括之矣。蓋西醫於內科一道考較尤精，即可於辨大熱症與炎症細微之處，優拙自見焉。中土醫生，在手寸口切脈，爲能察出臟腑經絡，恐屬揣測之談。凡人週身皆有血脈流行，不過手寸處脉肉薄而易見，及無衣服遮蓋耳，致于診脈以指，而欲察其身熱寒添減，固不如用寒暑針之的確，此其不及一也。平人臟腑某部功用若何，西醫則察識最真，因熱毒而功用變壞，查考無不如實。比如肺部有發炎變壞，用聽察之法，以驗其輕重等類，又

中醫總不知有小腸合核單核，壞爛離落之故，及大小腸生瘡穿破，各樣不同之情形，此其不及者一也。至腦部、胃部、皮部各病狀，西醫用法逐一查確，故可明白指示。中醫憑望聞問切以判症，此不及者三也。卽防免傳染之法，從未聞隔開病人，及查禁舟車，不許同住往來之法，此其不及者四也。其餘用藥調治病後，小心種種認真，未能殫述，余非偏袒西醫，而薄視中醫也。誠以內科必察臟腑、腦筋、血脈功用變壞，爲全體之樞機，故辨大熱症，特以表明內科之根源，而附辨各炎症情形，又爲諸病之根本。中醫非徒不識察熱之方，總由於未肯實心考究，虛心追志，以致陳陳相因，終歸自畫，縱有一二出類拔萃之才，明知

學不止此而亦隨俗浮沉不敢有所標白以表明于世良可惜已余每與同門談及此事嘗謂中國有良方美藥不妨擇善從長切勿固執亦望中邦醫士將西醫內科及西藥諸書細爲玩索得其精微共臻濟世之功合乎神聖之旨而已茲既將大熱症分門別類彙集成書而各症中之病狀有同有異逐一條列及論寒暑針功用以助辨治之法俾醫家於察病之際識病情進退判熟症安危且知常達變非賴有此針以權衡之將何以得準憑而昭著也哉至於防禁傳染比諸痘瘡尤再三致意焉中土病家往往不專信一醫每一兩劑不效卽更換醫生甚至早晚不同者亦有延請數醫以診一症致爭論紛紛不能定奪

幸而獲愈，不知從何而得力。不幸致死，亦不明因何而致悞。西國病者，則始終信一醫生，在醫局，則醫生經理一症，亦自始至終，每日用心查察，其中轉變情形，或愈或死，厯厯可考。死後驗之，更易明白。卽病家間有參之別醫，絕少朝更夕改者，有週年聘請一醫生，以醫理其一家者，或專請醫理一人者，故遇此等症，醫生時時察視，故熟悉其病之起止情形，熟狀加減，如兼炎復發等患，均能隨方應變，以施治之，故能返危爲安也。是書告成，幾費研思，幾經搜校，方付剞劂，非敢云盡闡西醫之蘊奧，而於內科本原之要旨，亦庶乎詳切著明矣。是爲序。

光緒七年

大美國醫生嘉約翰序於羊城博濟醫局

西醫熱症總論目錄

論止瘟疫傳染之法

遠離
用水

通氣
遷避

檢點
施救

潔淨
禁止

辟毒
理身

食物
急治

掃除
防染

住居

論查各熱症初起情形

論用寒暑針

察無病人身緩
寒暑針圖式及用

察有病者身熱
寒暑針點記圖

助辨症
格論說

助判症

助治療

辨明大熱症與炎症不同

熱症合論
熱症分論

論熱症血部腦漿病原

論輕熱症

論小腸壞熱症

察臟腑之壞附腦部心部

論起止情形

察顏容
身熱
脣皮部呼吸脈
小便病期復發等日

辨症同異

判症安危

論起病調治之法

論各部受病治法

頭痛 咳嗽

宿睡 小便

讖語

論腹部受病治法

腹瀉 小腸

大便結 膜發炎

腹脹有氣 流鼻血

瀉血

論初愈調理

起居 防染

論能傳染熱症

論臟腑之壞

論起止情形

察顏容、腦、胃、皮、部、呼吸、脈、身熱、小便、病期、復發等目

論起病之由

辨症同異

判症安危 治法

論復發之熱症

又名飢荒後熱症

論流行之故

察臟腑之壞

病狀 復發 顏容 身熱 察脈 腸腑兼發炎等目 小便 痘期

判症安危

治法 免病後各患 愈後調理 免病復發

熱症撮畧

小腸壞熱症論畧 痰疽論畧 出疹論畧 出麻論畧 出痘論畧 出水痘論畧 能傳染熱症論畧 復發之熱症論畧

論霉毒氣

四時 高熱 時候 雨水 風力 地方 城邑 燒煤 極受

論霉毒氣入臟腑串發情形
論避免之法

論瘡症

察臟腑之壞

病狀
間歇

發寒

發熱
小便

日期

發汗

論瘡症情形

論兼發炎與病後

判症安危

論治法

論截瘡

論應時輕重熱症

病狀
病期

治法

痘症

牛痘
種痘
水痘

麻症

玫瑰紅症

疹症

辨麻疹初起

血蛇症

大清廣東孔慶高筆譯

大美醫生嘉約翰校正

論止瘟疫症傳染之法

夫醫瘟疫其最要者乃設法令始終止於一人不使其一傳十
十傳百以至於延蔓無邊者不但未病之家陰受其賜卽旣病
者獲益良多然何以能令始終集於一人而不延蔓哉其術誠
仁術也固宜辨析而公諸世焉

遠離 分房別舍遠置病人於一室凡平人勿與同住無病親
朋不宜謀面祇留一二服侍人以理病者房內之事至妙係每
病人獨住一房如不能則每限二三人乃可其服侍人之衣巾

慎防染着病毒，更不宜往來於無病者之間，以免染人。其身體壯者，則罕能沾染。醫者每看病一次，亦須換衣滌手，庶可保免。其藥物亦須預備足用，以免頻相往來，致干傳染。此救免瘟疫相傳之一端也。

通氣 所住房屋，則須寬大，而兩邊窗門，則日夜不可關閉。或全開，或半開，則按天氣之寒熱可也。然須隨時留心，不可令病人因風感寒。設火爐，若能燒換得宜，亦可爲通氣之一助焉也。檢點 凡病所之布簾地氈，及病人睡衣，一切服用各件，除緊用者之外，統宜收回，另貯別所，勿留於病屋。一則免其阻礙，亦免日久病氣侵染。令後之用物者，有遺禍焉。

潔淨 其睡房與衣服床被及身體皆須隨時洗潔焉倘有人染受此症卽令彼勿呼吸其氣並勿將口水咽下急用水洗淨其口並鼻孔亦須滌淨庶可免之

辟毒 凡一切有毒而可傳染之物皆須留心必使其不能傳染於人此爲最要其第一應留心者乃其呼氣與其糞之穢毒蓋此二氣乃由病人臟腑所發最易傳染而凡物由其皮外所發者皆宜用法以解之卽用加播匿酸水以洗其身自可解矣其房屋之氣亦有毒種可傳人者則用鈎綠散或加播匿酸或礦養酸水以灑其房內仍須在其房門口橫掛一布簾浸過加播匿酸水以辟其毒免其散之於外病人之鼻涕口涎則用碎

布隨時擦去，卽將此布燒之勿使人沾染。其大便固須另置一器以接之，而其器內亦須載有辟毒之物，並隨下隨將其器移出屋外。蓋病人之糞最應留心，不但此症爲然，大熱症及各熱症皆然，故能另設一病人廁所，而於其內多放解疫之藥物，則爲最妙。而最可辟毒者，莫如加播匿酸水或散及錠綠散或錠磺養散，或鉛綠散等藥。其垢衣則宜隨時換洗，而衫盆亦放解毒之物，及於未脫下時亦須用鉛綠散放在衣服內，而於洗時亦不可少。若換衣服須服伺人幫換者，則其人亦宜帶有辟毒之物在身，及其地板、門窗各件，亦須隨時用辟毒之物，勻水以洗之，方免有沾染之禍。

食物 凡一切病人所食之物，卽如牛、奶、茶等件，若久置病人房內，則不宜與之食。而凡一切房外之人，更不可食之。

掃除 病人旣愈，一經遷出，必將屋內各處用辟毒散勻水透洗之。其牆壁、樓窗，皆須刷灰，擦油，煥然一新。其辟毒散亦可照上文各味用之。而其睡過之床，及被褥各件，則或晒透，或用火以烘焙之，自可去其毒氣。以上所云，皆保護一家之事。至於禁防一鄉一邑事宜，下文詳論之。

住居 凡家宅公署，皆宜潔淨。凡地板、門、樓各件，皆須隨時刷洗。牆壁掃灰，水不可逾時不淨。愈勤，勤洗，則愈佳。而一屋之內，不可聚處多人。務要通風，勿使氣積。其貧賤之家，尤爲當慎。蓋屋

密疊鱗衆如蜂蟻，固宜早爲之所，而分散之至公署之地，而遇有染此症之人，則刻卽令其就醫，斷不容與衆共處，而其宅內所堆積之穢物，乃當急先料理者，如能令其往外傾移，則卽移之，如不能，則多放辟毒之藥以解之，其溝渠滲井，與廁所及通水等處，皆須常常小心察看，勿使淤積，及其隔壁之穢物，可以由地浸潤者，亦應留心整理，而於將積穢之物遷移時，則凡一切人等，皆應遠避，宅內外須多置辟毒之物，而於畧近積穢所在者，尤宜多置焉。

用水 凡日用之水，最宜留心察看，而用以烹調食物者，尤關切，要若有雜質腐物，則切勿用之，卽近於溝渠者，皆不可用，蓋

井泉不潔必用沙及堅炭末以隔之隔後仍須袋滾而用之此誠大熱症與瘟疫流行時所應謹慎者也

遷避 於有瘟疫之處則凡無病之人皆須遷往別處免受傳染之害

施救 遇一切瘟疫症將行之時若有救止之法當立刻施行以救之卽如遇痘症則宜種洋痘其在前未經種者固宜卽刻種之卽已經種或曾出過者亦須再種爲佳

禁止 凡瘟疫流行之處在港口舟船固禁往來而在城邑人民亦須避忌卽一家一戶亦有忌門之條標貼明首以令各隣皆知焉

理身 避瘟疫其最要者莫如自理其身保其壯健而凡一切能令耗神失力之事，即如酒醉與常食無益不鮮之物皆宜戒之。而其服侍病者之人尤當擇強壯者其所食之物更須有益新鮮。腹空時切勿與病人相近。每日須於空曠處走動使得受空中之氣然又不可走至乏倦夜間須睡足而每日洗身尤不可懶惰。

急治 凡人稍染瘟疫之病狀則應即刻醫治勿使稍有遲延。防染 凡遇有沾染此症之人則切不可令與無病者同羣故馬車路與輪船若載有瘟疫之人則事主該罰蓋此等人惟宜發往醫局另外治之庶免遺憾耳。